

第四册

吕氏春秋 韩子 三略 新语 贾子 淮南子
盐铁论 新序 说苑 桓子新论 潜夫论 崔寔政论
昌言 申鉴 中论 典论 刘廙政论 蒋子万机论
政要论 体论 典语 傅子 袁子正书 抱朴子

团结出版社

群書治要

(唐) 魏

征 虞世南 褚遂良 等撰

吕效祖 赵保玉 张耀武 主编

考譯

第四册

吕氏春秋 韩子 三略 新语 贾子 淮南子
盐铁论 新序 说苑 桓子新论 潜夫论 崔寔政论
昌言 申鉴 中论 典论 刘廙政论 蒋子万机论
政要论 体论 典语 傅子 袁子正书 抱朴子

群書治要

(唐) 魏 征 虞世南 褚遂良 等撰

吕效祖 赵保玉 张耀武 主编

考译

一 目 录 一

- 卷三十九 吕氏春秋治要 /1
- 卷四十 韩子治要 /43
三略治要 /59
新语治要 /67
贾子治要 /83
- 卷四十一 淮南子治要 /99
- 卷四十二 盐铁论治要 /137
新序治要 /151
- 卷四十三 说苑治要 /179
- 卷四十四 桓子新论治要 /211
潜夫论治要 /231
- 卷四十五 崔寔政论治要 /249
昌言治要 /269
- 卷四十六 申鉴治要 /287

中论治要 /303

典论治要 /325

卷四十七 刘廙政论治要 /333

蒋子万机论治要 /347

政要论治要 /353

卷四十八 体论治要 /377

典语治要 /405

卷四十九 傅子治要 /419

卷五十 袁子正书治要 /459

抱朴子治要 /491

后 记 中华文化何以能传承不断 /505

吕氏春秋治要

【考评】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著作。全书二十六卷，二十余万言，内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一百六十篇。书成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正是我国政治上群雄争霸，学术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春秋战国历经五百余年，中国建立封建大一统帝国的机运，已逐渐酝酿成熟。《吕氏春秋》荟萃了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精华，分析了古今帝王成败升降的原因，为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著作。从知识材料的储存来看它是一个宝库，为我们积累、保存了非常丰富的古代历史文化资料。其中有大量的神话传说、旧史轶闻、前人遗语和古代的科学知识，以及不少早被淹没的门派学说等。议论中除引证了许多旧史轶闻、前人遗语外，它还引证了许多有关天文、历数、音律等古代的科学知识。《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四篇就保存了先秦农学的片段。清代学者徐时栋曾对《吕氏春秋》的广征博采作过一段精彩的述评：“考其征引神农之教、黄帝之诲、尧之戒、舜之诗、后稷之书、伊尹之说、夏之鼎、商周之箴、三代以来礼乐刑政，以至春秋战国法令，《易》《书》《诗》《礼》《孝经》周公、孔子、曾子、子贡、子思之言，以及夫关、列、老、庄、文子、

子华子、季子、李子、魏公子牟、惠施、慎到、宁越、陈骈、孙臆、墨翟、公孙龙之书，上志故记，歌颂谣谚。其摭摭也博，故其言也杂，然而其说多醇而少疵。”清代学者毕沅评论说：“不韦书在秦灭以前，故其采缀，原书类亡，不能悉寻其所本。”这是说《吕氏春秋》所收的这些内容，并非都能见之其他古书，也说明《吕氏春秋》所收录的有那么多，都是始见于此、仅见于此的独家资料。无怪历代学者无不为之倾倒。唐史学家刘知几就曾以“牢笼天地，博极古今”这一极高的赞语来评述《吕氏春秋》。

魏征等编撰《群书治要》，于《吕氏春秋》全书一百六十篇中，经过剪裁取舍，前后辑录四十六段，包括原注，不足万字。魏征的辑录，“惟主治要，不事修辞”，惩恶劝善，言简意赅，堪称精华中的精华。每段虽无标题又未注明出处，但每段浑然一体。有鉴于此，我们在整理校勘时，根据魏征原辑文段落校勘，均仍未冠原书篇名，以保持原貌。

原文中的夹注，是魏征等依据汉高诱《吕氏春秋训解》本原注剪裁。在校勘中，我们还参阅了近人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陈书刊于1984年，引用前人校说凡一百二十六家，是最新出版校勘《吕氏春秋》的权威专著，我们校勘时亦皆加以参考，改正了日刻本中的错讹字。

《吕氏春秋》中的《劝学》《尊师》《诬徒》和《善书》各篇是讲教育的，《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初音》和《制乐》各篇是讲音乐的，都是儒家思想，十二月的月令是阴阳家的思想，《贵生》《重己》《情欲》《尽数》和《审分》各篇都是道家特别是杨朱一派的思想，《振乱》《禁塞》《怀宠》《试威》《简选》《决胜》和《爱士》诸篇，是兵家思想，《上农》《任地》《辨土》各篇，是农家思想。诸家的思想，虽然不能凑成一个体系，但借《吕氏春秋》这部书却保存了各家的一些思想。本书作为一部哲学著作看，价值不大，但由于书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保存有不少古代遗闻轶事，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自以为这部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春秋》是史书的名字，吕不韦可能认为《吕氏春秋》是一部历史书。

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平，和〕。尝观于上志〔上志，古记〕，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凡主之立也，生于公。故《洪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荡荡，平易〕。”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刁而虫出于户〔五子争立，无主丧，六十日乃殒，至使虫流出户也〕。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败，用公则齐〕。

【译文】

从前圣王治理天下，必定先讲求公正无私，（处事）公正则天下安定。（我）曾经观看古时的记载，发现里面取得天下的人很多。那些得到天下的必定是因为公正，那些失去天下的必定是因为偏私。大凡国君能登上王位，都产生于公正。所以《洪范》中说：“不偏私、不结党，行仁义，恩德广。”阴阳二气化生万物时，不会只滋益生长一种物类；甘露时雨滋润万物时，不会偏私只滋润一类物种。那么（作为）万民之主的国君，就更不该偏爱结私某一个人了。齐桓公曾坚持公正、消除私怨，重用管仲而成为五霸之长；后来做事偏私，偏袒所爱之人，重用竖刁，以致（死后无人安葬，尸体腐烂）蛆虫爬出屋门。人年少时愚昧，年长后聪明。如果聪明却做事偏私，还不如愚昧但做事公正。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为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遂，成〕。庖人调和而不敢食，故可以为庖。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以为庖矣。王伯（王伯原作伯王，下同）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诛暴有所私枉，则不可以为王伯〕。

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

〔务人使归之，末也；务其所行可归，本也〕。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皆无其中心也〕。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大寒既至，民暖是利；大热在上，民清是走。故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利之去。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译文】

上天覆盖万物不偏私，大地承载万物不偏私，日月照耀万物不偏私，四季的交替不偏私。它们都按其属性运行，而使万物得以成长。厨师烹调食物而不敢私自偷吃，就可以让他当厨师。如果厨师烹调食物而偷吃，那就不可以让他当厨师了。称王称霸之君也是这样，诛除残暴但不谋私，分封土地给天下的贤者，所以才可以让王称霸。如果作为霸主的君主诛除残暴只是为了利己，那也就不可以称王称霸了。

如果水泉深，那么鱼鳖就趋附它；如果树木盛多，飞鸟就趋附它；如果丛草丰茂，禽兽就趋附它；如果人主贤明，天下才能出众之士就归附他。所以圣王不务求使人归附他，而致力于那些使人愿意归附的根本东西。强令人笑，那种笑不会快乐；强令人哭，那种哭不是悲哀。强令人遵行道义，只可办成小事，不能成就大业。大寒已到，百姓要的是温暖；炎热降临，百姓就奔向清凉之处。所以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处所，看到利益就集聚，没有利益就离开。想做天子的人，对百姓的趋向，不可不详察。

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通，达〕，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养则养贤也，行则行仁也〕，近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好则好义也，言则言道也〕，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守，情守也〕，乐之以验其僻〔僻，邪〕，怒之以验其节〔节，性〕，惧之以验其特〔特，独也，虽独不恐也〕，哀之以验其仁〔仁人见可哀者，则不忍之也〕，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必以六戚四隐〔六戚，六亲也；四隐，相匿扬长蔽短也〕。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

友、故旧、邑里、门廊。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以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美恶原作美美），无所失矣〔言尽知之〕，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

【译文】

大凡评判一个人，对得志的就看他所尊敬的人，对显贵的就看他所举荐的人，对富有的就看他所养的门客，听其所言就要观察他的行为，受到宠爱时就看他的喜好，研习学问时就看他的言论，生活困难时就看他所不接受的东西，地位低贱时看他所不愿做的事情。让他高兴来检验他是否有操守，让他欢乐来检验他是否邪僻，让他愤怒来检验他的秉性，让他害怕来检验他内心是否坦荡，让他哀伤来检验他的仁爱之心，让他劳苦来检验他的意志。“八观六验”，这就是贤主用来评判人的方法。评判人，还必须凭借于“六戚四隐”。什么是“六戚”？就是父、母、兄、弟、妻子和儿女。什么是“四隐”？就是亲朋、故交、同乡、邻里。评定人时，内部调查了解则用“六戚四隐”的要求，外部（公开考验）就用“八观六验”的办法，这样来检验人的真伪、贪鄙、美恶，就没有疏漏的地方。这就是过去圣人了解人的方法。

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臣、人子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在君父则不仁不慈，在臣子则不忠不孝〕。不知理义，生于不学〔生，犹出也〕。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也。尊师，则不论贵贱贫富矣。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桡〔悉，姓。诸，名也。大桡，作甲子者也〕；帝颡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挚，汤师小臣〔小臣，谓伊尹〕，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孙叔敖、沈尹巫（巫原作筮）〔沈，县大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文，氏；仪，名〕，越王勾践师范蠡、大夫种。此十圣六贤

者，未有不尊师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圣，而欲无尊师，奚由至哉〔至于道也〕？此五帝之所以绝，三代之所以灭〔言五帝三代之后，不复重道尊师，故以绝灭也〕。

【译文】

先王的教化中，没有比尽孝更光荣的，没有比尽忠更显扬的。忠和孝，是君主和父母最想要的；显扬和荣耀，是人臣和人子最希望得到的。但人君和父母往往得不到所想要的，人臣和人子也往往得不到所希望的，其问题都出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又是由于不学习的缘故。所以，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敬老师的。尊敬老师，就不会议论老师的贵贱贫富了。神农以悉诸为师，黄帝以大桡为师，颡项帝以伯夷父为师，啻帝以伯招为师，尧帝以子州支父为师，舜帝以许由为师，禹以大成摯为师，商汤以小臣伊尹为师，周文王、周武王以吕望、周公旦为师，齐桓公以管夷吾为师，晋文公以咎犯、随会为师，秦穆公以百里奚、公孙枝为师，楚庄王以孙叔敖、沈尹巫为师，吴王阖闾以伍子胥、文之仪为师，越王勾践以范蠡、大夫种为师。这十位圣人、六位贤人，没有一位不尊敬老师的。现在的人，位尊不如帝王，智慧不如圣人，却不想尊师，靠什么实现道呢？这就是五帝、三代之后尊师重道风气之所以消失的原因。

音乐之所由来远矣！天下太平，万民安宁，皆化其上〔化，犹随也〕，乐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言，说〕！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不和于雅，故不乐也〕。溺者非不笑也〔溺人必笑，虽笑不欢〕，罪人非不歌也〔当死者，虽歌不乐也〕，狂者非不舞也〔虽舞不能中节〕，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叹戚，不可为乐也，故曰若之何也〕？

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噪，叫〕。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

则可矣〔生，性〕，以此为乐则不乐〔不乐，不和〕。故乐愈侈，而民愈郁〔侈，淫也；郁，怨也〕、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巨，大〕，叔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倣，始也。始作诡异瑰奇之乐，故耳未尝闻，目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不用乐之法制〕。侈则侈矣，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非正乐也，故曰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主必伤〔怨，悲也；伤，病也〕。此生（生原作主）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译文】

音乐的由来很久远了！如果天下太平、万民安宁、（大家）都随顺国家的教化，音乐的教化功能才可以实现。所以，只有得道的人才可以与之谈音乐吧！灭亡的国家、蒙受耻辱的百姓，不是没有音乐，但其音乐不会让人快乐。其实沉迷不悟之人并非不嘻笑，将死的囚徒并非不唱歌，放荡不羁之人并非不跳舞。乱世的音乐，就像这些人的嘻笑、歌唱与舞蹈。君臣地位颠倒，父子序位错乱，夫妇关系失当，百姓痛苦呻吟，在这种情况下从事音乐活动，将会怎样呢？

乱世的音乐，若奏响木制、革制的乐器（如柷、鼓），声音就像闷雷；奏响金属、石料制成的乐器（如钟、磬），声音就像炸雷；奏响丝弦、竹制类乐器（如琴、瑟、管箫），其声音和相伴的歌舞之声就像群起喧嚷。凭这些惊心动气、震耳发聩摇荡人的心性还可以，但以此为乐却不会和谐快乐。所以音乐愈骄纵，则百姓愈怨愤、国家愈混乱、君主愈卑微，那么就失去音乐的本性了。大凡古代圣王之所以重视音乐，是因为它给人快乐。夏桀、殷纣制作奢侈骄纵的音乐，增大鼓、钟、磬、管、箫等乐器的声响，以声音宏大为美；追求诡异奇丽，以求人们耳不曾闻、眼不曾见，追求超过规矩，不守乐法。骄纵是骄纵了，但失去音乐的真实意义。这样的音乐不会使人快乐。音乐不使人快乐，百姓必定怨愤，君主必定受到怨恨。这是由于不懂得音乐的意义而务求骄纵造成的。

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臭；口之情欲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者不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适，中适也〕。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矣，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矣，法立则天下服〔服于理也〕。故适心之务，在胜理。凡音乐，通乎政，而风乎俗者也〔风，犹化也〕，俗定而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观其俗而知其政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论，明〕。故先王之制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特，止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平，正也；行，犹通〕。

【译文】

耳朵的本性是想听到声音，但心里不高兴时，音乐在耳边也不听；眼睛的本性是想看到颜色，但心里不高兴时，五彩的颜色在眼前也不看；鼻子的本性是想闻香气，但心里不高兴时，香气在鼻下也不闻；口的情性是想尝好味道，但心里不高兴时，美味在嘴边也不尝。欲望是耳目鼻口产生的，能使其高兴的却未能使之高兴，是心情的缘故。心必须和谐宁静，然后才会感到快乐，心情快乐后耳目鼻口才有欲望。所以音乐的要务在于和谐心绪，和谐心绪又在于所作所为适度。音乐有适宜的情感，心也便会有相应的快乐。人之常情，希望长寿而不喜欢夭折，希望安全而不喜欢危险，希望荣耀而不喜欢屈辱，希望安逸而不喜欢劳累。四种希望实现、四种厌恶消除，心情就会舒适了。四种希望的实现，在于依循事物的自然规律。依循事物的自然规律来修身养性，则一生都会得以保全了，一生都会得以保全，则命就会长了。能够依循事物的规律来治国，那么法度就能建立，法度建立则天下之人就会顺服。所

以，使心情舒畅的要务，在于依循事物的自然规律。大凡音乐，都是为使政令通畅和转化民俗的。民俗的稳定，是音乐教化的结果。所以有道之世，观听其音乐就知道其社会风气的情况，看它的风俗就知道它的政治情况，看它的政治情况就知道君主的情况。所以先王必定借助音乐来表明自己的教化。先王制定礼乐，不只是用来欢娱耳目、极尽口腹之欲望，而是要用来教育百姓端正好恶、按理义来做事。

黄钟之月，土事毋作，慎毋发盖，以固天闭地〔十一月也〕。大吕之月，数将几终〔十二月也，几，近也。终，尽也〕，岁且更起，而农民，毋有所使〔使，役〕。大族之月，阳气始至〔正月〕，草木繁动〔动，生〕，令农发土，毋或失时〔发土而耕〕。夹钟之月，宽裕和平，行德去刑〔夹钟，二月〕，毋或作事，以害群生〔事兵戍事〕。姑洗之月，达通道路，沟渎修利〔三月也，时雨将降，故修利沟渎〕。中吕之月，毋聚大众，巡劝农事〔四月也，大众，谓军旅兴功筑宜（筑宜恐有误字）〕，草木方长，毋携民心〔民当务农，长育谷木，徭役聚，则心携离逆上命也〕。蕤宾之月，阳气在上，安壮养孩〔五月也，壮，盛也；孩，少〕，本朝不静，草木早槁〔静，安也；朝政不宁，故草木变动堕落，早枯槁也〕。林钟之月，草木盛满，阴将始刑（阴将始刑原作阴气将刑）〔六月也。立秋则行戮，故曰阴气将始杀也〕，毋发大事，以将阳气〔发，起也；将，犹养〕。夷则之月，修法飭（飭原作饰）刑，选士厉兵〔七月也。飭（飭原作饰），正也〕，诘诛不义，以怀远方〔怀柔〕。南吕之月〔八月〕，趣农收聚，毋敢懈怠。无射之月，疾断有罪，当法勿赦〔九月也。有罪，当断杀勿赦〕。应钟之月，阴阳不通，闭而为冬〔十月也。阳伏在下，阴闭于上，故不通〕，修辨丧纪，审民所终〔审，慎也；终，卒也。修别丧服，亲疏轻重，服制之纪也〕。

【译文】

十一月，动土的事不要做，千万不要掘土、盖房，以便封闭天地。

十二月，一年将要终结，年岁将更新，给农民不要再派劳役。正月，阳气开始产生，草木萌动，叫农民动土耕种，不要耽误时机。二月，要宽宏大量、温和公平，行施恩德，除去刑罚，不要进行征兵或发动战争，以免伤害众多生灵。三月，疏通道路，整修沟渠水利。四月，不要聚集军民来搞军事建设，要到各处劝勉农事；在此草木正长之际，不要分散农民心思。五月，阳气在上，应该安抚强壮、养育年少；如果朝政不平静，草木也会过早枯槁。六月，草木盛期已满，阴气即将开始萧杀，不要兴办大事，以保养阳气。七月，修正刑法，选征士卒，准备兵器，责罚不义之人，从而使边远臣民顺服朝廷。八月，催促农民收割庄稼，不敢懈怠。九月，尽快审判罚犯，应受法律惩处者不要赦免。十月，阴阳不相交通，阴气闭塞而成为冬天，要研习、区分各类丧事的规则，慎重处理百姓去世后的事宜。

周文王立国八年，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周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也，为人主也。今王寝疾，请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天之见妖，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犹益也。移咎征于他人，是益吾咎〕。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飭（飭原作饰）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无几何，疾乃止〔止，除〕。立国五十一年而终。

【译文】

周文王建国第八年，卧病五日时，发生地震，震动范围未超出国都四郊。百官都请求说：“我们听说，地震的发生都是因为人主的缘故。现在大王已卧病在床，请设法将灾祸转移至别处。”文王说：“怎样使其转移呢？”回答说：“动用民众，大兴土木工程，来加高国都的城墙，大概可以转移灾病吧！”文王说：“上天显现不正常状况，是用以处罚有罪的人。我肯定是有罪过，所以上天用地震来罚我。现在如果兴师动

众来加高国都的城墙，这可是加重我的罪过啊！不可以这样办。请允许我改用多做善事来转移它，这样可以免除我的灾病了吧！”于是，文王严格控制礼仪、官俸开支和皮革制品的使用，以其节余开支来结交诸侯；谨慎其辞令，备好币帛，用以礼遇卓越人才。不久，文王的病就好了。他在建国五十一年时才去世。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之，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宋之太史〕”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分野也。祸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曰：“可移于岁。”公曰：“岁饥，民必饿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已下旧有乎字，删之），子无复言矣。”子韦再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命，今昔荧惑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是昔也，荧惑果徙三舍。

【译文】

宋景公在位时，荧惑星（火星）出现在心星的位置，景公害怕，叫来太史子韦询问，说：“荧惑星在心星的位置，是怎么回事？”子韦说：“荧惑星，是天上主管处罚的；心星的位置，正是宋国的天空领域。此祸要降到国君身上。即使这样，可（通过祈祷）把灾祸转移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帮助我治理国家的人，却把死转移给他，不吉祥。”子韦说：“可转移给百姓。”景公说：“百姓死了，寡人将作谁的国君呢？”子韦说：“可转移给（庄稼的）收成。”景公说：“收成不好，百姓必定饿死，作为国君而杀死他的百姓来使自己活命，谁还会拿我当作国君呢？这是寡人的命本来要完结了，你不要再说了。”子韦拜了两拜说：“我冒昧地祝贺您！上天在高处会听到地上的一切。国君您说了三句具有最高品德的话，上天必定三次赏您性命。今晚荧惑星一定会迁移到三舍之外，您将延年二十一岁。”这一夜，荧惑星果然迁移到三舍之外。

兵之所自来者上矣〔自，从也；上，久也〕。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相侵也立见；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乱〕。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夫有以噎（噎原作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兵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疗渴，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除乱，亦不可偃〕，善用之则为福，不善用之则为祸〔能者养之取福，不能者败以取祸也〕。善用药者亦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义兵除天下之凶残，解百姓之倒悬，故方之于良药〕。故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悦之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走，归〕，若强弩之射于深谿也。义兵至，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若，顺〕。

【译文】

战争的产生已经很久了。家庭没有责打、鞭笞的威力，那僮仆及小孩的过错就立刻出现；国家没有刑罚，那百姓相互侵夺的事也会立刻出现；天下没有诛伐，那诸侯相互动武的现象也会立刻出现。所以怒笞在家中不能废止，刑罚在国中不能废止，诛伐在天下不能废止，只不过有巧有拙罢了。所以，古代圣王只发动正义战争，却从不废止战争。如果有因吃饭而噎死的人，就打算禁止天下人吃饭，这是错误的；有因乘船而淹死了人，就禁用天下的船只，也是错误的。有因动用战争而丧失国家的，就想废止天下的战争，同样是错误的。战争不可废止，譬如水和火一样，善于利用就能造福于人，不善于利用就成为灾祸。善于用药治病者也是这样，得到好药就会救活人，得到毒药就会致人死。正义的战争作为治理天下的一剂良药，其作用很大呀！所以，如果战争的确是正义的，用来讨伐暴君，拯救受苦的百姓，百姓就喜欢它，像孝子见到慈

爱的父母、饥饿的人见到美食一样；百姓呼喊着重归向它，好像强弩之箭射向深谷一样。正义之师一到，邻国的百姓归附它像流水一样，被讨伐国的百姓盼望它如同父母。正义之军走得越远，得到的百姓越多。两军还未经交锋便取得胜利，而百姓已敬服归顺了。

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之所在也。勿求于他，必反于己（于己原作人情）。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

衣，人以其寒；食，人以其饥。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大义也。人之困穷，甚（甚原作多）如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土得矣〔得国土也〕。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赵简子有两白骡而甚爱之。阳城胥渠〔阳城，姓；胥渠，名〕，广门之宦，夜款门而谒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广门，邑名也；宦，小臣也；款，叩也〕，医教之曰：‘得白骡之肝病则止，不得则死。’”谒者通。简子曰：“夫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召庖人杀白骡，取肝以与之。无几何，赵兴兵而攻翟，广门之宦，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获衣甲者之首也〕。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也？

【译文】

正义，是万事的准则。君臣、上下、亲疏都是因它而起，它是治乱、安危的关键所在。（要想合乎正义，）不要寻求于其他，必须反思自己。人之常情，都是希望生存而不喜欢死亡，希望荣耀而不喜欢受辱。关于死生荣辱问题的观念都统一到道义上，那么三军之士便可以齐心了。

衣服，人用它御寒；食物，人用它充饥。饥寒，是人最大的祸害。拯救饥寒，是大义的行为。人困窘而不得志，很像饥寒，所以贤明的君主必定怜悯人的困窘、同情人的不得志。这样做了，自己的名节就会显扬，本国杰出的人才就能得到。君主怎么可以不努力推行德政爱护百姓